



信仰與火焰

L. L. McKinney

偉

大的凱隆辦公室外，法林•洛薩坐在三張皮椅中最喜歡的一張上。她對這張皮椅十分熟悉，特別是右邊扶手上的細微凹痕。許多燈火者和希望成為燈火者的人因為要見這辦公室的主人，而緊張地對這張椅子又摑又抓。她也和他們一樣。

巴雷達爾之光透過遠方牆上的高窗灑入室內，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把走廊雕刻成了一塊又一塊的碎片。這樣的場景應該是個讓人感到寧靜且平和的庇護所。但法林卻覺得，她心中折騰了將近一小時的不安感緩緩擴散到四肢百骸。那樣的感受擴散到她不禁抖動的雙腿和雙臂，她的手指也難掩緊張地敲打著膝蓋。

她閉上雙眼，試著將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不去想讓她心煩意亂的事，但安杜因•烏瑞恩的話語卻一直在腦袋裡徘徊不去。你是該加入我們。一同看看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知曉你的存在……這個邀請幾乎和他講的故事一樣難以忘懷。那些外來者口中的英雄與傳奇故事，以及她的血脈所繕造的神話，在她的腦海中描繪出一幅舊世界涅槃重生的圖畫。她繼承了洛薩一族的血脈，但從悄悄離開阿莉亞飛船港的那天起，她就已經拋棄這個名號帶來的重擔。她相信自己是在逃避被塵封的歷史紀錄和陳舊羊皮紙上所寫下的命運。許多傳奇如同碎片一般深深紮在她的心中，但全部都訴說著同一個且難以忘卻的真相：緬懷過去的生活並不是她想要的。

但安杜因所說關於她家族，還有洛薩一族是如何成為人民的偉大勇士……如果這樣的過去能指引她未來的道路呢？不是因為書中留下的紀錄，而是親身經歷的試煉和贏來的勝利。這些關於英雄們被自己無法解釋的使命召喚的故事，以及那個比他們自身還重要的使命，深深觸動著法林。一種熟悉的感覺在她腦海中嗡嗡作響，就跟關鍵性的那天吸引她到碼頭邊的感覺相似。那是一個責任。是一種使命。這是她與家族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她在內心深處聽到了這個召喚，但他們卻認為這只是孩童一時的滿腔熱血罷了。

現在，她又聽見了。

法林抑制不住內心的不安，開始在上層大廳踱步。當她的燈火者同伴展開日常工作同時，這棟空無一人建築物卻有幸保持著寧靜。這也是為什麼她會選在這個時候的原因：沒有人會注意到她，至少暫時不會。她不想與他人解釋她的計畫，更不想看見他們失望或難過的神情。更重要的是，她不希望有人說服她改變主意。不是因為他們能成功。而是因為能有一絲成功機會的人……都不在了。

悲傷之情從法林的心中溢出，但她壓抑了下來。每走一步，就壓抑得越深。「冷靜下來。」她在這片沉默中對自己輕聲說道。

長期以來，她一直相信是聖焰召喚她來到聖落之地的。她因為聖焰的祝福才得以戰鬥，她也應該來這裡。但在內心深處，她總是會尋求更強烈的感受……來尋求慰藉。

隨著不同的回憶在靜謐中浮現，法林的臉上露出了微笑。她讓那些回憶縈繞在腦海裡，想盡辦法不去多想她的計畫、究竟會不會出錯，以及出錯之後又該如何解決。

她的腦海裡湧現出在孤兒院時的回憶。這裡一開始是多麼的空蕩蕩。有好一段時間，整個遠征隊中只有法林這麼一個孩子。在這龐大的廳堂中，她宛如一根小蠟燭。當時，這棟建築物顯得更加宏偉壯觀。又有誰知道這麼大的空間是何等讓人感到窒息？

唯一讓她挺過那段日子的人，就是席格弗瑞·圍火了。他被選為米雷達爾孤兒院的照護者。當時，那個老人看起來還沒那麼疲憊不堪。他常常說這才是人真正活過的證明。其實他十分多話。大多數都是叫她不要亂跑、不要亂溜，或是不要亂爬之類的。雖然瓦麗西亞·鐵擊將軍是法林正式的監護人，但在孤兒院裡都是席格弗瑞在照顧她的生活大小事。席格弗瑞讓鐵擊的規矩深深牢記在她的心中，但這仍無法阻止法林違反這些規定。

席格弗瑞也會在晚上為她讀床邊故事，來哄她入睡。他所訴說的都是昔日輝煌的故事，以及引領阿拉希帝國邁向偉大光景的傳奇英雄事蹟，而這些都奠定了法林人生的基礎。

「我想聽關於戰鬥的故事！」就在一個宜人的夜晚，法林洗漱完畢，穿上一件合適的棉質睡衣後要求道。北方吹來的風湧入敞開的窗口，攪動著窗簾和她當天在課堂上塗鴉的一頁頁羊皮紙。塗鴉中的鐵擊將軍被換成了一顆山貓的頭，也鑒於如此，可以肯定地說她一定沒把當天的課程聽進去。

「呵呵呵。」席格弗瑞一邊笑著，一邊拍鬆法林的枕頭。他深棕色的臉上掛著愉悅的笑容。「只有乖乖躺進被子的人才能聽故事。不然，夢旅者要怎麼知道你的小腦袋瓜裡都在想什麼呢？」

法林嘆的一聲就跳到被窩裡，把被子蓋好，但身子依舊挺直坐著。她調整了一下頭上固定辮子的布料，並瞇起雙眼看著眼前的男子。「夢旅者才不是真的。」

「他們當然是真的囉。」席格弗瑞哼地一聲反駁道。「不然是誰讓你在睡著後作夢的呢？那肯定不是妖精。」他把枕頭拍鬆後，伸手摸向在旁邊桌上一本厚重的書。

法林屏住呼吸，看著他的手指拂過封面，卻什麼也沒做。他的手指敲打著，似乎在等著什麼。她咯咯笑之後，才把被子拉到下巴，讓全身埋被窩之中。當席格弗瑞眨了眨眼，把沉重的書拿了過來時，她不禁流露出微笑。

「我看看啊。」老人一邊說著，一邊把準備要翻開的書放在膝蓋上。「何不聽一點沒那麼刺激的故事呢？」

「噢。」法林很熟練地發出帶著任性的抱怨。「但打鬥的故事最精彩了！」

「哦？」

「沒錯！力大無比的人都會戰鬥！其他都太無聊了。」

席格弗瑞發出的哼聲雖然不帶批判，但暗示著法林重新思考自己的決定。「你真的這樣認為嗎？既然這樣，今晚就來說說這個故事吧。」老人把書翻開，用手指撫過書頁邊仔細描繪的藤蔓框線。一股柔和的金色微光從書寫的墨水中散出，包覆著書本，並連續翻動著書頁，直到附著在其中一頁的文字上為止。

「哇！」法林眼睛睜得大大的，大開眼界地驚呼道。她從沒看過像這樣的書。

「你會魔法嗎？」

「我不會。」席格弗瑞輕笑，然後低下頭神秘地低聲說道，「但這本書會喔。」

席格弗瑞也會在晚上為她讀床邊故事，來哄她入睡。他所訴說的都是昔日輝煌的故事，以及引領阿拉希帝國邁向偉大光景的傳奇英雄事蹟，而這些都奠定了法林人生基礎。

法林看得如癡如醉，更定下心來想聽故事了。

「這是一個特別的故事。」席格弗瑞一邊拍著書頁，一邊說道。「它被隱藏在所有爭鬥紛擾之後，近乎受世人遺忘。全都因為這是一個秘密守護者誓死守住的終極秘密。」

八歲的法林對每個聽似晦澀的字句都念念不忘，但這就是故事的魔力。

席格弗瑞戲劇化地清了清喉嚨，接著開始朗讀。「《『首屆烈焰』克萊榭之頌：阿拉索失落女王的傳奇》。」傳說中，克萊榭是個皇家之女，也是索拉丁的後裔。

「她可是你的祖先喔。」席格弗瑞說著，一邊揮手指著法林。

她詫異地驚呼道。「我從來沒聽過她的名字！」

「只有少數人有聽過。」她的照料者繼續說道。「但這只是眾多失落女王神話的其中之一。」他繼續說著故事。

「克萊榭曾是個活潑好動，又充滿熱忱的孩子。她十分開朗聰慧，但為了貪玩或在原野中冒險，她時常荒於讀書和家事。」

「這跟我認識的某個人真的很像呢。」席格弗瑞調侃斥責道。

「克萊榭是她父親的長女，而母親則是一位來自奎爾薩拉斯的貴族女士。她熱愛大自然，花了許多時間去認識這片土地上的森林山川，也和其中的生物和人們交朋友。儘管地位尊貴，克萊榭十分珍惜她與人民相處的時光。她備受敬重，但還是拒絕了一切的特殊待遇。她具有戰鬥天賦，運用秘法也是她的拿手絕活之一。」

「當克萊榭長大成年後，一道可怕的詛咒破壞了大地。詛咒所及的任何人物都會變異成可怕的野獸。人們會兇殘地傷害摯愛之人，破壞自己的家園與村莊。王國當時有內憂，也有外患。」

「在衝突最為激烈之時，一支由扭曲生物組成的軍隊攻破了索拉丁之牆，而這座城牆好幾世代以來都一直屹立不搖地守護著這片土地。親眼見過遭到毀壞的家園後，克萊榭發誓要用她的力量來保衛她的王國。她會獵殺和剷除一切引起這次災害的魔法源頭。」

「接下來的好幾個月，她經歷過一場又一場的戰鬥，贏得勝利的同時，也幫助其他人在戰爭的損失下存活下來。就在一次戰鬥中，當怪物團團包圍公主和她受傷的戰友時，她釋放出一道從來沒有人見過的火焰與聖光。當煙霧與塵土散去，公主的手中握著一把熊熊燃燒的利劍，和閃閃發亮的護盾。有了熠熠生輝的護甲和烈焰武器，克萊榭像是能駕馭太陽的力量一般。」

法林的腦海中浮現了她先祖母的畫面。一個閃閃發光的戰士，有著和她一樣黝黑的肌膚，還散發著光輝能量。

「雖然公主贏得了戰鬥，但時間總是不饒人。詛咒不幸蔓延開來，讓戰局態勢瞬間被扭轉。似乎有種未知的力量強化了這個可怕的惡咒，加快其蔓延的速度。他們的防禦陣勢開始瓦解。一切希望都破滅了。」

「但就在一天晚上，當克萊榭公主沉睡在前線的帳篷裡時，一個光之形體出現在她的夢中。它讓她看到一個藏在原野深處的秘密之地。那是一座世界之心和天庭之眼交會的神殿。但只有她有那個能耐能找到這座神殿，也只有她擁有最純真的靈魂，能駕馭其中的力量。」

「於是克萊榭獨自出發探查大陸，與各種敵人和惡魔戰鬥，一切都為了能讓她的人民看到明天的太陽。當她最終找到隱匿的神殿時，她筋疲力盡地爬上台階，準備好和阻擋她的守護者奮戰。但在神殿的中央，她發現了出現在她夢中的那道光。她現在才終於看清，那是一個穿著長袍帶有繁星點點的女子，她則守護著一個光與火焰不斷湧動的池子。那個女子抬起頭，而她的臉在那一剎那變了。她的樣貌從精靈、人類、食人妖，不斷循環變化。她每走一步，外貌就變換一次。」

「這個女子自稱為後裔，並向克萊榭說明她感覺到她有與眾不同的特點。那是一股願意守護他人的鬥志。這個世界的未來需要這樣的力量，就像王國仰賴克萊榭一樣。『這也是我為何會召你來這個聖地的原因。』後裔宣達道。『好讓你有能力擊敗這場夢魘。』」

「公主感到如釋重負。她坦言，她為了尋找拯救人民的力量已經走了好長一段路，而她的任務也終能宣告結束。」

「但聽完這些話後，後裔顯得有些失望。如果克萊榭只是為了尋求力量，那她和她的人民最終還是會敗給這個想奪取世界的惡魔。」

「然而，公主出言糾正了眼前的女子。『我來並不是為了尋求力量的。』克萊榭公主聲稱。『而是為了一個更遠大的目標。我才能幫助我的王國脫離苦海，而我會繼續保護整片大地。』」

「聽完回覆後，女子感到十分欣慰，並請克萊榭踏入神殿的這池燃燒之水當中。當她踏入水中後，她過去的人生和記憶都被燃燒殆盡，也同時獲得重生。她的雙眼冒出火光，頭髮燃著熊熊烈火，公主的手中還握著一個永遠不會熄滅的餘燼。那便是首屈烈焰。」

「正如你所知道的，當時可沒有什麼聖騎士。」席格弗瑞解釋道。「沒錯，雖

然有許多法師。但當克萊榭帶著餘燼歸來時，她手中握有的聖光和烈焰擊退了那些試圖奪取大地的邪惡怪物。女王甚至淨化那些受到詛咒的事物，讓他們恢復原貌。」

「在克萊榭贏得許多戰鬥，並以女王的身分統治多年後，她把王國留給了她的子嗣，而他們也都繼承到她體內那個熊熊燃燒的餘燼。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開始向人民宣傳她的教誨，以照亮邁向未來的道路。接著克萊榭便用剩下的力量來追溯詛咒的源頭，試圖將它剷除殆盡，讓她的王國和這個世界能夠長保安泰。」

「人們發現先前女王蹤跡的消息越隔越久，到最後也無人知曉她去往何方了。她最終成了一位傳奇人物，並由後代流傳她的英勇事蹟。這就是其中一個傳說。」席格弗瑞低語著，一邊把書闔上。書本的微光短暫地閃爍後，又再次黯淡下來。

法林那晚完全無法入眠。她一直等到大清早才偷偷下床，試圖翻找夜裡聽到的故事，但她卻再也找不到那些閃閃發光的書頁了。

不過，克萊榭女王和她的傳奇卻深植在法林的心中，也成了鼓舞她的源頭。或許是法林從她的先祖母那裡繼承了特質，讓她覺得必須跟隨自己的直覺，並盡可能地幫助其他人。為了她的信念。

正是這份信念讓法林走遍世界，甚至能走得更遠。



「法林？」

一個十分靠近的聲音硬生生地把她從回憶中拉了回來。她轉身，發現是燈火者同伴，梅菈迪絲•拉克。

「梅菈迪絲。」法林嘆著氣說道。

「你一直都在這裡嗎？」梅菈迪絲走上前來問道。

「也沒多久。我有件事想跟偉大的凱隆談談。」法林若無其事地靠在牆上，彷彿剛才沒有靠來回踱步來緩解緊張情緒似的。

「我剛剛才見過他。」梅菈迪絲想轉身看一眼，但又打住了。「他去跟安杜因談了。我聽說安杜因就要走了，還要跟……」

「我知道。」法林應聲打斷。

梅菈迪絲停頓了一下，皺起了鼻子。法林很輕鬆地就理解這個表情的含意。

「你還好嗎？你似乎有點……緊張。」

「聽完回覆後，女子感到十分欣慰，並請克萊榭踏入神殿的這池燃燒之水當中。當她踏入水中後，她過去的人生和記憶都被燃燒殆盡，也同時獲得重生。她的雙眼冒出火光，頭髮燃著熊熊烈火，公主的手中還握著一個永遠不會熄滅的餘燼。那便是首屈烈焰。」

法林還來不及掩飾，就感覺到自己皺起了眉頭。「有嗎？」

梅菈迪絲只是微笑不語。雖然不明顯，但很真誠。「對。或許該說不安？」

就某種程度來說，這樣問算是一種套話了。悶聲不答的話就算是默認，也代表梅菈迪絲不會再進一步逼問，最後讓法林不問自招。

一同訓練、升階，過去所產生的火花讓這兩位女子成了意想不到的好朋友。雖然兩人過去有互不信任的時候，但現在她們可是十分友好。法林對梅菈迪絲的不滿就是，這個前預備兵對她太過瞭解了。

「鑑於近期發生的事，任何人都會感到不安。」法林反駁道。

「是沒錯，但也只有你會這樣。」梅菈迪絲交疊雙臂。把閃著銀光的金髮向後梳的她揚起一邊的眉毛，露出了緊張的神情。「你的信念不可動搖。」

「也確實如此。」法林走回稍早那排皮椅前，並坐在最中間的椅子上。「我只是想談談面對先驅者時所發生的事情而已。」

梅菈迪絲臉上淡而得意的微笑消失了。「別瞎掰了。妳怎麼了？」

法林深深點了個頭，試圖把自己的臉遮起來，不讓梅菈迪絲得知真相。「沒事的。我跟你保證。沒什麼好擔心的。」

梅菈迪絲再次看著法林，好像在決定該不該相信她似的。她看起來彷彿是下好結論一般，垮下了肩膀，發出像是受傷一般的微弱聲響。「好吧。不過在你跟凱隆談完之後，是該來旅店找我們喝一杯。」

「我們？」

「雷葛想找人吐苦水，娜莉娜在近期事件之後也答應要請客。他們一定很歡迎你去。」

「我不確定有沒有那個空檔……」法林低語道，幾乎是自言自語。

兩人之間似乎有著心電感應，讓梅菈迪絲交疊了雙臂。「你該不會……要離開我們吧？」

法林看著椅子上凹痕的臉突然抬了起來。「什……什麼？」

「聖焰在上喔。」梅菈迪絲捏了捏她的鼻樑。「你的表情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你去追擊黎的時候也是這個表情，嗯。」

這句話讓法林瞬間不知所措。她只能無神盯著看，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梅菈迪絲在被打斷前鼓起勇氣說道。「你的信念與赤誠無人能比。甚至可以說是堅定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但很明顯的是，無論是什麼力量在引導你，都是因為你夠格。當暗影找上我們時，你從一開始就一直在我們身邊。我誰都不信，但我能相

信你。當我在黑暗中畏縮多年後，是你點燃了我心中的聖焰。不管是什麼樣的原因驅使著你，我相信妳都是對的。但至少……別讓我們感到頓失一臂。」

語畢，梅菈迪絲輕輕點了頭，便沿著來時的路快步離去，留下法林無神地看著她的背影。

都是因為你夠格。當暗影找上我們時，你從一開始就一直在我們身邊。



法林還記得聖焰在她體內迸發的那一晚，聖落之地的生活也就此變得截然不同。當時的孤兒院沒那麼冷清了。雖然迫不得已，人們還是會尋求伴侶、締下一生的誓約，和生兒育女。但是他們仍有一場仗要打。奈幽蟲族和寇拜斯可不會因為阿拉希人決定定居於此就休戰。許多人還是會因各種原因不幸喪命。

但唯一不變的是，人們把新生兒送往孤兒院都是因為窮困。法林也明白，這個地方對那些孤兒來說是個避風港，是個能獲得關愛的家。她也盡了最大的努力讓這個地方充滿溫暖。

那天晚上，席格弗瑞忙著處理其他事務時，她便決定來為她孤兒說故事。孤兒院的照護員也肩負越來越多的行政事務，像是管理這些幼年孩童的補給品、食物、教育和訓練等等。事實證明，要在這地下世界經營孤兒院也不是那麼簡單。至少，那是席格弗瑞在那段日子裡經常抱怨的事情。

也正是那些日子，法林的叛逆特質達到了巔峰。青春期的孩子心中像是有什麼火被點燃一樣，讓他們不想再被當作孩子一般對待。照顧其他孤兒對她來說是一種解脫、一種使命，一種保護幼小的責任。但也十分累人。況且，她知道她可以做得更多，她的能耐可不只是讀故事而已。

所幸，她很喜歡說故事的過程。

「這個故事很精彩。」法林自豪地翻著書頁。這本書已經被她翻了上千次，但還是暗自希望能翻到失落女王故事的那一頁。唉，可惜了。

她卻翻到一個王子向巨龍學習魔法的故事。帶有法術和奇幻生物的故事通常能得到不錯的迴響，但今晚她的聽眾卻想要別的東西，那就是吃晚餐。法林所學的一切可沒教她如何應付一群飢腸轆轤的小鬼頭。

她把書安置在大腿上，把背挺直，這樣書就能自然攤開，讓她的雙手能自由翻頁、演繹戰鬥，或是扮演張牙舞爪的魔法怪物。今晚，她要扮演的是一隻帶有閃

光鱗片和雙翼的藍色巨龍。雖然故事上不是這麼寫的，但她幻想如果自己有一對翅膀，那一定會閃閃發亮。

法林用活潑的語調朗讀著自己記憶中的故事。「王子看了一眼巨龍後，就知道自己找對導師了。『強大的巨龍啊！』王子呼喚道……茉莉！茉莉，不要把那個放到嘴巴裡……嗚呃。稍等一下！」

她把書本放到椅子上後，走到一個褐色肌膚的小女孩身邊。這個小女孩今年春天剛滿三歲，法林也記得所有孤兒的名字和生日。總得有人這麼做。總得有人做出改變。

「茉莉娜，好了啦。我敢保證，晚餐一定比積木好吃！」她跪在地上，試圖從小女孩的手中搶過玩具。但小女孩也極力反抗，眼角流下難過的淚水。

這個表情讓法林的心揪了一下。「噢，好啦。」她放棄搶奪，而小女孩露出了微笑，發出了成功保衛玩具的尖叫。幸好她小時候有被教導，玩具是拿來玩，不是拿來吃的。

法林起身回到椅子上繼續說故事，但建築物前方大窗外的動靜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鐵擊將軍的部隊急忙跑過。應該是什麼演習吧。又或許是預備兵待在旅店太久，導致訓練快遲到了。

「有人麻煩大了。」法林低聲自言自語，然後再次伸手把茉莉嘴裡的積木拉出來。這個孩子放聲大哭，讓她皺了皺眉頭。她急忙把手伸到褲子的口袋裡，從裡頭拿出一包東西。

茉莉擦了擦褐色的雙眼，一邊抽泣，一邊盯著法林手裡的那塊蜂蜜麵包。雖然放了好幾天，但還沒壞掉。席格弗瑞連續兩次晚餐都看起來十分沮喪，她因此把自己的食物藏了起來，而不是吃掉。

其他孩童看到之後也聚集過來。法林把布攤開，並把麵包分給了他們。看著吃點心的孩童們一個個笑得開懷，讓她的心中湧現暖意。看著他們心滿意足地吃得滿地的麵包渣，她根本不在乎自己之後要掃一整層樓的地。這樣的感覺讓她十分寬慰。

「這是我們的祕密，知道嗎？」她輕輕笑了一聲，伸手指比了噓的手勢。

孩童們像往常一樣模仿她的動作，一邊咯咯笑著。

雖然氣氛變得快活起來，但房間卻變得越來越暗。這個過程十分緩慢。光線逐漸黯淡下來，好像太陽被雲層遮住一般。這麼多年過去了，法林還記得太陽的樣子。但也只是些微記憶而已。她記得太陽的升起和落下。還有夜晚降臨的樣子。

「你的信念與赤誠無人能比。甚至可以說是堅定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但很明顯的是，無論是什麼力量在引導你，都是因為你夠格。」

房間裡的暗影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一樣，伸長了它的觸手到每個角落。爐子的火光成了唯一的光源，影子也隨之扭曲跳動。隨著光線逐漸黯淡下來，孩子們的說話聲也越來越小。一瞬間，戛然而止。除非這些孩童都睡了，不然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席格弗瑞手握湯勺，從火爐邊起身。在這懾人的寂靜中，他的腳步聲如同雷霆般響亮。「大家都待在原地。」他一邊喊著，一邊開門朝外窺探。

揮手示意孩子們不要亂動的同時，法林走向面朝廣場的那扇大窗。

人們排成一列，來來往往，有些人手中還提著籃子和袋子。甚至還有一台由帝王山貓拉動的貨車。所有人都盯著同一個方向看，那是巴雷達爾的方向。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震驚、難以置信和恐懼的神情。

法林睜起雙眼，把身體向前貼到玻璃上，想看清他們都在看什麼。

「法林·洛薩，別靠近那扇窗戶！」席格弗瑞從房間的另一頭衝了過來，一邊低吼，一邊把孩子們帶往地窖。

法林的心中滿是驚訝。就算是被責罵，他平常也不會這樣對她拉高音量。

她試圖反駁。我只是想看看而已！但在她把話說出口前，那扇窗戶便應聲破裂。玻璃、木頭和金屬的碎片四散各地。眾人應聲尖叫，而一名聖騎士就這樣從外頭被甩了進來。

他撞上遠方的牆面後，就癱在地下。長矛和護盾從他那無生氣的手中掉了下來。他護甲上的大片雕紋染滿了紅色與漆黑的鮮血。外頭傳來一聲尖嘯，那淒厲又不是人類發出的聲音宣告了自己的勝利。法林聽到這個聲音之後不禁背脊發涼。

是奈幽蟲族。

「法林！」席格弗瑞大叫，催促孤兒們下樓。他們可以待在地窖裡，直到侵襲結束為止。堵住出入口乾等。

但在法林能逃往安全處所前，一道暗影穿過房間。一個多節肢體的怪物攀附在碎裂的窗框旁邊。它用腳撐起了身體，球狀的身體就像惡夢中的怪物一般，下顎還喀噠作響。在快要熄滅的火光下，它的多顆眼珠不懷好意地閃爍著。

守住所有出入口。拿起武器，站到守備位置，做好掩護。法林可以聽到鐵擊將軍的命令，朝聖落之地的入侵者發動襲擊。她躲在一張倒塌的桌子後頭，用手摀住嘴，不讓怪物聽到自己差點脫口而出的嗚咽聲。就在房間的另一端，她看到人群騷動的同時，席格弗瑞關上了地窖的門，盡可能保護能救的孩子。

房間裡就只剩她、怪物，還有那個癱在地上的聖騎士了。

當奈幽蟲族向前爬行時，法林縮著因恐懼不斷顫抖的身體。她的心臟好像快要從喉嚨裡跳出來了。

「死亡逼近了。」一陣低沉的聲音響起，還發出喀喳喀喳的嘶嘶聲。

恐懼的感受湧入法林的腦海中，讓她不禁癱軟在地。她能試圖逃跑。衝向後方的樓梯後，再跑到臥室裡頭。成功後再躲到儲物櫃或衣櫃裡，祈求門在幫手抵達前能挺住。

一個輕柔的嗚咽聲響吸引了法林的注意，讓她不禁瞪大雙眼。她也不是唯一有聽到聲音的人，奈幽蟲族也回過頭來尋找聲音的來源。發出聲音的是爬在翻倒椅子下的小茉莉。小女孩哭咽著，眼淚也流了下來。法林認得那個哭聲，這個悲傷的哭喊她已經聽過不知道幾次了。可憐的小女孩不知道要保持安靜，而危險也朝著她逐步進逼。

法林的思緒快速地運轉，連耳裡都聽得到自己的心跳聲。這裡沒有其他人了。如果怪物都已經如此深入米雷達爾，那其他的士兵也一定忙到無暇他顧。沒有人可以求救了。巴雷達爾的光也沒有亮到足以保護他們免於黑暗中的威脅。

身邊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其他人了。

我在這裡，法林心中有個聲音生氣地反駁道。她向茉莉和其他人保證，她一定會照顧好他們。她堅信聖焰在人們最緊要的關頭就會出現，就像它對過去那些傳奇英雄做的一樣。就像克萊榭在混戰和殺戮中為自己的人民挺身而出。

只要還有人……

……火炬就會永遠在深夜中閃耀。

法林緊閉雙眼，深吸一口氣。她體內的熱意變得越來越強烈，驅散了讓她無法動彈的恐懼。就在她站起身時，奈幽蟲族已經逼近茉莉身邊，而茉莉也終於抬起了她小小臉龐。她的雙眼因恐懼而渙散。法林的心中突然湧起一陣決心，好像火焰要燒退整個長夜一樣。

奈幽蟲族朝著小女孩伸出魔爪。

法林向前衝刺。

她從嘴裡爆出了吼聲。當她衝到伸出魔爪和孩童之間時，她的視線變得明亮起來。怪物尖嘯了一聲。她準備好承受傷害了。

但什麼事也沒發生。

她睜開雙眼，被眼前的景象給嚇到了。一個閃著光輝的圓頂罩著她和茉莉，而

房間裡的暗影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一樣，伸長了它的觸手到每個角落。爐子的火光成了唯一的光源，影子也隨之扭曲跳動。

圓頂就來自她現在舉起又閃爍著金光的手。奈幽蟲族徒勞無功地對屏障拍打，但聖光把每一次攻擊都擋了下來。

怪物因為自己無法飽餐一頓而苦惱地尖叫著，但一瞬間，它的尖叫聲因為貫穿胸口的矛鋒而中斷。濃稠的膿液灑遍地板，噴濺到圓頂上的膿液則嘶嘶作響。怪物掙扎著想掙脫刺入體內的利刃，但卻統統被切成碎片。它的下顎發出最後的喀噠哀號，接著啪的一聲倒臥在自己的體液之中。

踏在蟲體之上、手握長矛的正是稍早從窗戶外被甩進來的聖騎士。他從面罩後發出沉重的喘息聲，但目光卻沒有從法林身上移開。當他看到那一幕時，他的雙眼閃過一絲困惑，又緩緩露出明白的神情，接著是她接下來幾年內所受到的第一個印象深刻的眼光。

「你……一個人就辦到了。」他用低沉又痛苦的聲音說道。

法林只能點點頭，緩緩放下自己的手。放下手的同時，圓頂和指尖的聖光消逝得無影無蹤。

茉莉緊抓著法林的腿，一邊嗚咽。

「太驚人了。」聖騎士說著，接著響起的一陣呼喊聲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轉過身來舉起武器，但看到是自己人後才放鬆地放下戒心。

「前進！」一個熟悉的叫聲喊道，而這個聲音只有在法林不認真讀書時才聽得到。

鐵擊將軍在一群士兵的掩護下，在刀劍和箭矢的攻擊下推進陣線。還在街道上的奈幽蟲族潰逃回黑暗之中，或是因為被擊中而倒地。

「讚嘆聖焰。」聖騎士嘆了口氣，接著脫下頭盔。她認得這個人。是萊頓·布萊克霍姆。他是遠征隊中其中一個較年輕的成員，這個天賦異稟的戰士不只會鑄劍，他的劍法也是數一數二地一流。法林雖然不認識將軍麾下的每一個人，但記得那些闖出自己名號的士兵。他看著茉莉，接著看向法林。「你們有受傷嗎？」

法林搖頭示意沒有，而小茉莉只是緊緊地躲在她身後。

「很好。」他說道。隨著更多士兵的吶喊逐漸靠近，他又更加放鬆了一些。

看到他卸下防備，因恐懼而讓她心臟撲通狂跳的感覺也消散了一些。她辦到了。她成功抵抗黑暗中的怪物。

「你叫法林，沒錯吧？」萊頓用有點沙啞的聲音說道。

她點點頭。對於知道自己的名字，她一點也不感到意外。身為居住地中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孩子，許多人都知道她為鐵擊將軍惹下了多少麻煩。

「你很有膽識。」他繼續說道。「看來也很有潛力。」

但反觀，席格弗瑞或鐵擊將軍對法林英勇的事蹟一點都不感到開心，兩人反而都堅持她年紀還小，不足以進行訓練，而且還不遵守規定。可以確定的是，因為法林的英勇，有更多人得以保命。也因為她運用聖焰的技巧越來越純熟，將軍也只能勉強讓她開始接受正規的戰士訓練。

接下來幾個月，孤兒院也修復完畢。那扇破碎的窗戶也以強化的木牆取代，而法林待在那裡的時間也越來越少。她踏上了新的道路，那條引領她到現在的路。

她的腦海裡閃過一段又一段的回憶，從接受士兵訓練的第一天、萊頓與她最後一次的並肩作戰、她宣誓成為燈火者的那一刻，直到聖光引領她深入黑暗。

此時此刻，她想請求同意，是否能把聖光散播得更廣、更遠。

「法林，你想見我嗎？」一個聲音問道。

這是她今天第二次被叫得防不勝防了。偉大的凱隆隔著一段距離，他的神情顯露出愉悅、好奇，又帶有一絲擔憂。

法林倏地跳起來，向他點頭致意。「偉大的凱隆。我……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跟您談談。」

「當然可以。」他示意，讓她跟著到辦公室。這個房間裡沒有什麼裝飾，牆壁的大部分都釘滿了地圖。每張地圖都經過反覆繪製，來描繪出敵人和部隊的動向。燈火者和常備軍的也都有紀錄。

法林有許多時間都在這個辦公室裡度過，因素好與壞都有。她的心中不禁有種感覺，這是她最後一次在這裡和她的指揮官說話了。

「你還好嗎？」偉大的凱隆問道，一邊走到桌後坐下。

「對。應該說，沒有什麼大礙。真要說的話。」法林開口說道，但又覺得聲音沙啞，而不禁清了清喉嚨。她緩緩吸了一口氣。

法林對恐懼可是一點都不陌生。她一生中面對和克服恐懼許多次，但這個討人厭的感覺每次都能席捲而來。一個難以擊敗的敵人。一個無法摧毀的對手。雖然大多都是恐懼讓她馬上行動，但她的信念總是能引導她。這次也毫無例外。

「沒有什麼問題。」她重新說道。「但我想正式提出請求。安杜因、艾蘭里亞和其他人很快就會回到地表上了。我想跟他們一同前往。」

凱隆臉上閃過的神情是法林沒有預想到的。儘管偉大的凱隆從未表現過，她還是做好他失望、懷疑，甚至是憤怒質疑的準備。反而，他的表情僅因為理解而稍微皺眉了一下。

法林的心中突然湧起一陣決心，好像火焰要燒退整個長夜一樣。

奈幽蟲族朝著小女孩伸出魔爪。

法林向前衝刺。

「我早有預感你會這麼說。」

法林還是壓抑不住內心的驚訝。「真……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預想有好一陣子了。」凱隆請法林坐下，她也很快就照做了。

「你有看到聖落之地和整個卡茲阿爾加在這幾週以來的防禦徵集嗎？你的請求也就沒那麼意外了。」

法林的心又因為熟悉的感覺再次揪了起來，但這次不是因為恐懼。「身為燈火者來服侍人民，在你麾下共事，是我最大的榮幸。」

「但是……」當兩人陷入一陣沉默時，偉大的凱隆敦促她繼續說。

「但還有些事……更多事我必須去做。」她把話說完。「我雖然不清楚那些事是指什麼，但我有使命要完成。就在外面的世界。這樣的號召在我還小的時候就聽過了。我也因此拋下我過去的生活和家人。因為它，我待在這裡有一段時間了。但現在……」

「你得去其他地方闖蕩了。」他幫她把話說完。

法林抬起頭，對上偉大的凱隆堅定卻又帶了點關愛的眼神。房裡的兩人再次陷入沉默，但這次法林覺得，她快被無形的壓力給壓垮了。

等等他就會失望了吧，她心裡這樣想著。

但凱隆只是看了她一眼，才開口打破沉默。「法林，你是我們這些人裡面最頂尖的。不管你人在哪裡，這點是不會變的。我的一生中訓練過許多燈火者，我也相信阿諛奉承一點用也沒有，而且只會讓人迷失自己。但我也看到信念讓你走到這一刻。如果現在那個曾經帶你走遍世界的號召又再次響起，要是你不回應，你一定也不好受。雖然我不清楚這條道路會指引你到何方，但我可以確定一件事……大家一定會想念你。」

凱隆露出的笑容稍微緩解了法林緊張的心，而她剛剛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是這樣的心情。放下心中大石的那一剎那，她瞬間眼淚盈眶。她當下雖然很想把淚水都擠回去，想壓抑自己因為不恰當的情緒而有的表現，但偉大的凱隆的表情告訴她，她沒有必要這麼做。

「現在正是時候。帝國最顯赫的家族之一準備好在這樣的時代裡崛起。但是，聖落之地也因此失去了一些光彩。」他苦樂參半地哀嘆道。

法林迅速地眨了眨眼，而她也終於落下了那悲喜交加的淚水。「但聖焰會持續燃燒下去的。」

法林於是被請去做好準備，代表她最不樂見的那一刻就要來了，就是道別。

她的燈火者同伴大多都可以在梅菈迪絲說的旅店裡輕鬆找到。在前往旅店的路上，法林不斷思考要如何跟其他人分享這則消息，究竟該一個一個分開談，還是要一次說給所有人聽。最後，她終於決定別管那麼多了，一刀兩斷還比較乾脆。

當她把這個消息分享給大家後，比起凝視，大家更多的表現是沉默以對。接著，現場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所有人都向她賀喜，祝她未來一路順遂。有幾個人還開玩笑，抱著調侃和嫉妒的心情抱怨著自己為什麼不能去，最後眾人還決定用祝福之酒來緩解他們的悲傷之情。有何不可？雖然她會想念這些同袍，但卡茲阿爾加的所有盟友已經贏得了一場偉大的勝利。如果說該花點時間好好放鬆一下，不是現在更待何時？

不過，有那麼一段時間，梅菈迪絲把法林拉到一旁，對著自己的杯子說道。「我就知道。」

「沒錯。」法林嘆了一口氣，覺得被逗樂了。「你又說對了。」

梅菈迪絲指著她。「我向來如此。雖然我自己覺得很難過，但我很為你感到開心。認識你和當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榮幸。」

法林的心中湧出一股暖意，也感覺到自己的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

接著梅菈迪絲緊緊抱住了她。「感謝你這麼坦誠。以及你所做的一切。」

法林也緊緊地回抱她。但是時候放手了。

當天晚上收拾好自己少得可憐行囊之後，隔天又得陸續和其他人道別。她下一個告別的對象就是鐵擊將軍，而她也很快被指責說，這又是她另一個叛逆行爲。

「要知道，拒絕遵守規定有可能會讓你陷入更可怕的危險……屆時我就沒辦法保護你了。」將軍對法林說話的語氣感覺不出一絲憤怒，或是平常惱怒的態度。「但這些日子好像也不需要我來幫你就是了。」將軍最終還是肩膀一沉，嘆了一口大氣。

就在這一刻，法林才從這個戰士的身上看到一絲母愛之情。那是肩負整個社群福祉的重擔在自己肩上帶來的壓力。

「我的人生一開始就需要你。」法林站在大桌子的另一端說道。「我的未來一定還得像您請益，但我會把您的教誨都記在腦海裡。你的教誨和指引對我來說極其重要。我只是……想讓大家都能看見。」

這兩個女子對視了好一陣子。接著，鐵擊出人意料之外地先打破沉默。她越過房間，接著緊緊擁抱了她，但似乎有點太緊了，讓法林有點喘不過氣。法林也回抱了將軍，手指緊緊抓住了她監護人護甲上垂下來的布料。

「阿拉希的力量會與你同在。」鐵擊低聲說道，然後向後退開，小心地擦去眼角流下的淚水。她接著挺起身子，點了點頭。「讓這個世界好好見識吧。」



法林下一個該告別的對象讓她來到了獸欄。一隻體型巨大的山貓懶洋洋地躺在門口，大聲地咬著滿是咬痕的球。這顆球要嘛是孤兒弄丟的，要嘛是刻意丟到獸欄裡給大貓玩的。

她從牠的身邊走過，而大貓只是繼續啃咬，甚至連耳朵朝向她的跡象都沒有。於是她繞到獸欄後面，用吟唱的方式呼喚了牠的名字。「燃……炎……爪！」

萊頓的山貓從原地抬起了頭。這隻大貓已經很習慣法林的存在了。當燈火者俯下身子，用力地在這隻大貓的身體各處撓癢時，牠開始發出愉悅的呼嚕聲。

「誰是我的乖女孩啊？是不是你啊？當然是你囉！」儘管法林不太喜歡貓咪，但這種大貓她很能接受。牠們具有多數人沒有的直覺。

「希望你能理解原諒我。」法林輕柔地說著。「我有好幾天不會回來。甚至是幾週。我希望你……你能瞭解，我沒有棄養你，或是我被人家抓走了。」她不小心用力抓緊的一塊毛皮，山貓也發出了疑似抱怨的叫聲，這才讓她驚覺而鬆手。接著，她環抱燃炎爪的脖子，並把自己的臉埋到牠的絨毛之中。「希望你能好好生活。也希望有人帶新鮮的魚或是好吃的給你。」

她感到一陣鼻酸，但還沒流下眼淚。這場道別結束之後還有另一個人，這個人才真的會讓她流乾眼淚。所以她挺直了背靠著木樁，讓大貓的頭歇在自己的大腿上，她則用手輕輕抓著她雙耳之間的頭。

過了大約一個小時的拍打和撓癢，餵了至少三次的點心後，法林提起背包提袋，並揹到肩上。接著她緩緩走向修道院，一路上都低著頭，只有別人打招呼時才回禮。她覺得步伐異常沉重，好像她的腿上綁了鉛塊，肚子裡被塞滿石頭一樣。

她所走的這條小徑幾天前才被苦痛和黑暗給淹沒，當時奈幽蟲族冷不防從黑暗中偷襲。先驅者佔據了他們最神聖的權力寶座，法林跟艾蘭里亞、安杜因和其他來自舊世界的勇士一同奮戰，才把虛無的最後影響勢力給剷除殆盡。艾蘭里亞和她的族人十分幸運，重新找回了失去的摯友。安杜因也終於聽進了法林一直對他所說的話：「聖焰不會拋下那些需要它的人。」然而，走這條熟悉的小路上，她卻感到一絲苦澀。

恰如俗話所說的：「正因為是人才會有感覺。」人們能深刻體會失去和悲傷的痛苦，就宛如刀割一般。但耽溺於這些情感並不是阿拉希和燈火者的作風。雖然知道有這些情感的存在，但他們會尋找勇氣和力量來邁出下一步。

艾蘭里亞的朋友，卡德加也復原了，而這也不是法林第一次覺得，為何就輪不到她的朋友？儘管她和其他燈火者盡了最大的努力，為什麼萊頓、安達里、茉莉的雙親，或其他許多人回不來了呢？

當她抵達目的地時，她把這些想法拋到了一邊。那是通往黎明訓練場橋邊的一塊石頭。法林站在那裡，瞭望遠方的景色，聽著身後水車轉動的吱嘎聲，並看著飛船從頭上飛過。這是她和安達里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地方了。他們會來這裡暫時遠離塵囂、玩一輪又一輪的聖光險棋，或是拋開燈火者或士兵的身分，與好友交心。

雖然她知道，這或許是最後一次站在這裡了，但法林感覺好像安達里就站在身邊似的。她緊緊握住最近才刻好和上漆的聖光險棋棋子，忍住好幾天的淚水才終於落了下來。

「只要有你在，我願意用一切來交換。」法林迎著風，嗚咽說道。她低著頭，雙臂緊緊地環繞在腰間。緊握的棋子陷入了手掌之中，讓她不禁感到疼痛。「我有預感，如果你還在的話，就會幫我收拾行囊，為我送行。甚至……會跟我一起離開。或許我真的會這麼問你。」她輕輕地笑著走向前，跪在草地上，然後把棋子放在那裡。

她用手指輕撫土壤，又再次回想起他們一同度過的時光和分享過的歡樂。他們付出的犧牲。他們表現的英勇。

「我不會忘記你的。」法林低聲說道。「對你的記憶是我人生路上的明燈。你幫我照顧好他們。當我不在的時候，一定要保護好他們。願聖焰與你同在。」她的視線因淚水而模糊，但她撐起不斷顫抖的雙腿，並轉身離去。

她每跨出一步都覺得重擔累累，但又覺得如釋重負。或許就是如此吧。雖然她很清楚她的未來該怎麼做，而道別的過程比她想像中的還要順利，但她留下的事物卻給她帶來椎心的痛楚。她很想念萊頓，也知道他會跟她說什麼來安撫她。她很想念安達里，只要跟他玩一局聖光險棋，什麼麻煩事就自然煙消雲散了。認清道路是一件事，但踏上另一條路，還是孤身一人就……

她時常思考著，當克萊榭女王踏上保護世界的旅程，也知道她可能永遠不會回來的現實時，她究竟會不會思念她遺留下的人民？她還浸沐在燃燒之水當中，讓過去的一切都燃燒殆盡。

這樣的號召在我還小的時候就聽過了。我也因此拋下我過去的生活和家人。因為它，我待在這裡有一段時間了。但現在.....」

「你得去其他地方闖蕩了。
」他幫她把話說完。

「她當然會了。」當她在某個晚上問席格弗瑞這個問題時，他對她保證道。在這之前，她已經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思考這個故事和自己之間的相似之處了。但照護員稍稍皺了眉頭。「但犧牲並非理想。而是接納的過程。克萊榭為了生存而持續奮鬥，她也為那些殞落的人帶來無上光榮。法林啊……許多人在聽完傳說後才獲得啟發。但我希望你能在傳說開始之前就這麼做。」

克萊榭已然展開她滿是希望與決心的傳奇，法林的心中也點燃了對這個使命的熱忱。而這樣的熱誠能讓她一步步遠離了安達里的秘密之地、萊頓的記憶、燈火者、獸欄和燃炎爪、鐵擊將軍、孤兒院和其中的孤兒，還有她從來沒有機會道別的席格弗瑞。但也不全然是如此。如果有機會的話，或許孤兒院裡的小傢伙會想念起她來，也知道她踏上偉大的冒險征途了，就跟她過去為他們說的故事裡的英雄一樣。又有誰知道呢？或許過段時間，她回來就能和他們分享自己寫下的新故事了。



她曾去過多恩諾加，但這次的感受有點不一樣。或許是因為她不知道能不能返回自己地下的家園，不然天空會看起來更晴朗一些。也許因為她現在知道會離開這片熟悉的土地和生活方式，並前往一片新大陸，所以空氣變得更清新了。

無論如何，當她接近要通過傳送門來前往舊世界的人群時，讓她加快了步伐。她的心中滿是興奮，而這個感覺和體內的聖光是如此相似，但又與眾不同。

她在人群中發現了安杜因並朝他走近，當她看到他臉上的笑容時，也不禁咧嘴笑了。他看起來……更加開朗了，也不會那麼陰沉沉的，但那個感覺她實在說不上口。

「法林！」他呼喊道。「我正開始擔心，如果……」

「我不想因為前往新世界冒險而背棄誓言、拋下朋友和我所知道的一切要怎麼辦？」她揚起一邊的眉毛問道，希望這樣的語氣只會略顯責備。

看到他的表情靜了下來，讓她的心中滿是喜悅。她笑著，並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輕鬆啦。我還是會去的。我不會忘記他們給我的祝福，也感謝他們對我的教誨。」

安杜因情緒緩和的樣子也一樣很有趣。「我就是這樣想的！而且我真的怕你會改變主意。我會這麼說是因為，我自己也才剛從冒險中回來。」

「那你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嗎？」法林問道，同時帶有一點懷疑的意味。「我是

說，你在這次冒險中有找到自己所追求的嗎？」

眼前皺著眉的男子打住了一下，短暫垂下目光，然後又以柔和的笑容看著她。「有啊。」

「法林。」珍娜•普勞德摩爾走上前站在安杜因身旁，先盯著他看後才望向她。「很高興見到你。安杜因還擔心你是不是不會來了。」

「是這樣嗎？」法林笑著問道，而國王似乎一時語塞。

安杜因清了清喉嚨。「我……我只是擔心你可能要自己穿過傳送門而已。我不確定你有沒有用魔法旅行過，第一次的體驗可能會讓你暈頭轉向。我不希望你獨自一人體會那樣的感受。」

珍娜冷笑一聲，但什麼也沒說，只露出了心照不宣的表情。「無論如何，我很慶幸你在這裡，算是給他以牙還牙了。」

「你說什麼？」安杜因從短暫的慌亂中回過神來問道。

「現在你知道照顧一個任性的貴族是什麼樣子了，他們傾向於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照著建議去做。」

他微微哼了一聲。「那是什麼意思？」

「你很清楚那是什麼意思，吉瑞克。」

國王的脖子很明顯紅了起來，但珍娜滿懷仁慈地轉換話題，才沒有被人發現。「法林，必須要跟你說，我們花了一點時間說服達納斯，他才同意這麼做的。他的家園那邊……發生了許多事情，也必須立即處理。我們也一樣。但要知道，我們會好好照顧你，如果你有什麼需要，不用跟我們客氣。」

法林點了點頭，臉上仍帶著剛剛幽默的笑容。她不得不承認，儘管安杜因與她分享很多舊世界的事，但也很失望實際帶她到舊世界看看的人不是他。不過，既然他回來了，她知道他還有事情要辦，而先驅者也下落不明。

法林道完謝後，珍娜轉身離開。接著，法林把注意力轉回安杜因身上。她的笑容在嘴角又更上揚了。「吉瑞克？」

他手握拳頭，咳了幾聲，臉頰也微微泛紅。他轉過身來，目光掃視各處，但就是不看向法林。還真是可愛。「我想這個故事就等到下次再說了。我們馬上就要走了。達納斯在哪裡？」

彷彿聽到自己的名字被按了什麼開關一樣，達納斯•托爾貝恩從人群中走了出來。這位老國王和久經沙場的士兵向安杜因鞠躬致敬，看到安杜因迅速回禮之後，又轉向法林。

「希望你能理解和原諒我。」
法林輕柔地說著。「我有好幾
天不會回來。甚至是幾週。
我希望你.....你能瞭解，
我沒有棄養你，或是我被
人家抓走了。」

「你一定就是燈火者洛薩了。」達納斯示意地伸出手，法林也握手回禮。「很榮幸見到你。」

「彼此彼此。」她最後偷偷看了一眼安杜因，他似乎復原得很不錯。

「希望舊世界有符合你的期待。」達納斯說道。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該期待些什麼。」法林承認道。舊世界對她來說還是一片未知的大陸，其中一定有新奇和危險的事物。但克萊榭女王的故事依舊在她腦海中揮之不去，她心中的那股力量也讓她從懷疑中安定了下來。就跟她的先祖一樣，她也會回應那個號召。但她不知道的是，聖焰依舊會引領著她。她挺起肩膀，抬起了頭。「不過，我也等不及了。」

關於作者

Leatrice “Elle” McKinney 被 《The Root》和 BET 評為前百大最具影響力的非裔美國人之一。筆名 L.L. McKinney 的她是出版業平等和包容性的倡導者，也是 #PublishingPaidMe 和 #WhatWoCWRitersHear 標籤的創始人。

Elle 熱愛漫畫、動漫、電玩遊戲、科幻和奇幻主題的事物，並致力於推動這些媒介的表現形式，來進一步反映我們所處的多元世界。身為一名居住在堪薩斯市的忠實嘿嘿（《海洋奇緣》裡面的雞）粉絲，她閒暇時多與家人或是她的貓咪們相處。分別是切斯特•毛毛邁爾•碰鼻•呼嚕頓•搖屁屁•葺葺遜三世暨奶油糖男爵，以及杭弗瑞•嘟嘟古斯•暴衝遜•哭鬧榭爾•托伯伊恩斯•吱喳斯頓四世暨愛物破壞者。簡稱切斯特和杭弗瑞。

她的作品包含《夢魔詩篇》系列作、DC 的獲獎漫畫小說《努比亞》、漫威的《黑寡婦：壞血》等等